

桅杆晚照

□晚报记者 姬慧洋 文/图



周家渡口，傍水而生。

夕阳西下，沙颍河水在阳光照射下，熠熠生辉，河畔垂柳依依，袅袅多情。周口，这座明清之际因河运而生的城市，美丽繁荣；沙颍河，这条承载了甜美记忆的河流，偶尔翻起的浪花，似乎低声倾诉着近百年来周家渡口的风云变化。

这里早已没有了高高耸立的桅杆，这里早已没有了邻家姑娘河边浣洗时的欢声笑语，这里早已没有了响彻云霄的船工号子，这里早已没有了来往卸货的船只，经过近百年风云更迭，岁月洗礼，如今，这里只剩下沙颍河水在静静地流淌着……



风光旖旎的沙颍河畔



磨盘山码头遗址

沙颍河畔风光旖旎

10月19日，周口晚报记者来到沙颍河畔，岸边的垂柳柔柔地抚摸着路人的头发，偶尔调皮地亲吻一下游人的脸。百年前，这里热闹非凡，大渡口、小渡口和磨盘山码头都分布在此。

百舸争流桅杆耸立

周家渡口东临淮泗，西接秦晋、南连江楚、北通燕赵，交通四通八达，每天船只如梭，几乎阻塞河道。“我记忆中最多的时候，这里每天往来的船只达1000多只，每晚在周家渡口停泊的船只有三四百只，岸边十分拥挤。”八九十岁的张先生描述称。

历史上，周家渡口肯定会有这样一幕：夕阳西下，晚霞染红了天空，忙碌了一天的船民行船

大渡口、小渡口和磨盘山码头分别对应着顺河街、新街、老街和山货街，山货行、陆陈行、杂货行、竹木行都在这4条街上。如今，来往的舟船，高高耸立的桅杆，商贾的笑闹喧哗早已不复存在，但这里景色依然如诗如画。

回到渡口，河边炊烟袅袅，船头的油灯发着点点亮光。壶中的酒早已烫好，河鲜已被做成佳肴，妇人搂着孩子笑盈盈地坐在船头，望着让自己担忧了一整天的丈夫，低声叮嘱慢点儿，再慢点儿，汉子抿一口酒，啧啧嘴。船上的帆被好好地收了起来，船上的桅杆高高耸立着，在晚霞映照下煞是好看。

水上讨生有苦有甜

“在船民心目中，世上有三样事不好干，玩船、捕鱼、磨豆腐。这三样事都要起早、贪黑地干，而且吃苦多，挣钱少，尤其是玩船还有危险。”周口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羨荣说，“由于从小生活在沙颍河畔，我曾多次目睹沙颍河涨水时货船过桥的场景，船民要先将桅杆放倒，然后站在船头，提心吊胆地看着桥腿，避免船碰上，每逢这时，船上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，待船过了桥，才算万事大吉。”

采访中，王羨荣还给周口晚报记者讲了一个关于船民行船时发生的真实故事。1955年，周口刚成立船民公社，有个叫左秀英的船民从

水寨（如今的项城）装了5吨红薯干行船去漯河，在周口西停泊时，他的船被一条大货船撞破了，他半夜起来小便时，才发现船舱进了水，于是赶紧呼救。最后，虽然他的命保住了，但红薯干损失过半。过去行船，为避免土匪抢劫，船民不敢在背湾里、小村庄附近停泊，在大集镇附近停泊时，还要上岸拜访“地头蛇”，祈求保护。

“虽然水上讨生不易，但那时候船民的生活还是可以的。由于运输成本低、货源足，船民的收入很可观，也比较稳定。”王羨荣说，遇到天气晴朗时，只需一个船民在船尾掌舵，其他船民可坐在船头聊天，欣赏河两岸的风光。

岸边浣洗风景如画

“那时候每天傍晚，忙碌了一天的船民行船回到岸边，船上高高的桅杆笔直地立着，从远处望去就像一片树林子。”在荷花路居住的八九十岁的王留长（音）说，“那时候，在岸边洗衣的妇女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”每当风和日丽、

万里无云之际，站在河堤高处向沙颍河望去，只见河岸两边洗衣的船妇和附近居住的女子穿着各色花衣，一个挨一个，她们有的用双手在石头上揉搓衣服，有的手执棒槌上下飞舞……这种独特的风景在无河的城市是看不到的。

桅杆晚照早已不在

1935年，周口洋桥（如今的沙颍河中州大道桥）建成，喧闹的渡口日渐衰落。几年后，随着战争爆发，天南地北的鸿商富贾逐渐离开周口，周口航运因此衰退。存留在市民记忆里的

桅杆晚照美景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被世人遗忘。

历经百年沧桑，那河、那水，还留着当初的容颜，那桥，那岸，却不再是当年的风景。